

阎崇年 著

满
MAN
学
XUE
论
LUN
集
JI

民族出版社



满学论集

阎崇年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学论集/阎崇年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 7

ISBN 7-105-03543-9

I. 满… II. 阎… III. 满族-研究-中国-文集
IV. 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38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3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自序

在本书开头，将要说的话，分作三点，率尔自序。

—

我学习满洲史、清代史，先从三个“实录”即《清朝皇帝实录》、《明朝皇帝实录》和《李朝大王实录》入手。但是，像皇室先世、官庄旗地、八旗源流、满洲文字等问题，不追根探源，总搞不清楚。治学的方法，要寻根溯源。满洲史、清代史的“根”在哪里？“源”在何处？其地之根在山海关外，其时之源在清入关前。记载满洲兴起和清朝开国之史事，主要为满文册档。其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和太宗时期编年体的满文史料长编，是本世纪30年代重现的《无圈点老档》（又称做《旧满洲档》、《满文原档》、《老满文原档》）。所以，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尤其是研究早期的满洲史、清代史，应当学习满文。经朋友介绍，从1964年冬，我随做过光绪朝佐领的满洲正黄旗那寿山先生学习满文。那先生时年82岁，但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以清朝学者舞格的《清文启蒙》为课本，从十二字头教起。遗憾的是，那老在“文革”初，被以佐领相当于县团级的所谓“历史反革命罪”，遭抄家、受批斗。八十多岁老人，含冤悲愤去世。我原学得不好的满文，因政治运动、下放劳改和那老过世而浅尝辄止。

后来我在研究满洲史、清代史的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思考两个问题。其一，早期的满洲史、清代史之研究，只用汉文资料而不用满文档案，有很大的学术局限性。海外杰出的满洲史、清代史学者，多通满文；而中国大陆的满洲史、清代史学者，多不通满文。愚想：到下世纪中叶，不懂满文的满学、清史学者，盖不能成为满学、清史的国际大家。其二，研究藏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而为藏学；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而为蒙古学；研究满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而曷不称其为满学？1989年10月上旬，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张佳生先生邀请我到丹东市，出席“首届全国满族文化学术讨论会”。会间，我向一些朋友提出建立满学的学科设想，得到同仁的赞许。回北京后，我将脑中酝酿的关于建立满学专业研究机构——北京满学研究所的想法，在10月31日写成书面文件，于11月13日上午，正式向有关方面建议：

我国的藏学（西藏社科院）、蒙古学（内蒙古社科院）、维吾尔学（新疆社科院）、伊斯兰学（宁夏社科院）都有专门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但满学没有。满族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曾建立过长达268年的清朝，留下了丰富的满学文化宝库。但在民国时期，满学研究受到歧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满学研究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应当说加强满学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据我所知台湾有一批人在研究满学。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地都有一定的满学研究力量，并成立了日本满族史研究会。美国、苏联、英国、意大利、波兰和联邦德国等国都重视满学的研究。近一年来，我即接待了美、苏、日、英、意五国这方面的来访学者。他们认为：满学研究中心应当在中国，在北京。但北京的满学研究（在某些方面）

不仅落后于台湾，落后于国外，也落后于国内的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委党校设置了满语研究所，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满族的根源在东北，但其干流在北京。北京研究满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北京应当并可以成为国内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阵地。我曾就这个问题同市民委、满族上层、清史界和民族史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北京应当设立满学研究所。因此，我建议：北京设立满学研究所。

当天傍晚即得到北京市领导王光先生和李志坚先生的亲自电话答复，支持建立北京满学研究所。并决定：在北京社会科学院设立满学研究所。22日，我乘飞机离开北京，赴美国讲学和访问。1990年5月22日，我按规定的期限回到北京。回京后，立即着手筹建满学研究所。1991年3月6日，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成立，我担任所长。这是第一个满学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

同年5月13日，北京社会科学院举行“加强满学研究，增进民族团结”座谈会。北京满学研究所成立的信息，正式向海内外公布。随之，美国美联社驻北京记者魏梦欣（Kathy Wilhelm）女士对我做了专访，说明满学所的成立引起国际上的重视。1992年5月，《满学研究》第一辑出版。同年8月，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首届国际满学研讨会”。1993年3月24日，以研究满学为宗旨的高层次的民间学术团体——北京满学会正式成立。美国的《世界日报》对此做了报导。1994年11月22日，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继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建立之后，中央民族大学成立满学研究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满学研究中心，四平市和丹东市等地也成立满学研究机构。此外，黑龙江省建立满语研究所，并出版《满语研究》，辽宁省也出版

《满族研究》。北京满学研究所的建立，《满学研究》（学术丛刊）的出版，国际满学研讨会的举行，北京满学会的成立，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的注册登记，以及各地满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满学专业刊物的出版和满学群众学术团体的成立，是满学作为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的新起点和新标志。它表明满学作为人文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得到满学界和学术界的认同。

二

人们说起藏学、蒙古学来，并不感到陌生。但说起满学来，似乎觉得陌生。“满洲学”一词，在西文中，出现较早。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学会满文。尔后，法兰西人张诚（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著《满洲语入门》。到18世纪中，法兰西另一位耶稣会士雷孝思（Joseph Amyot），先后编纂《满洲文法》和《满法辞典》。到十九世纪，满洲学在欧洲盛况空前。他们创造 Manchoulogy 这个专门名词，它的汉译是“满洲学”。在现代英语中，Manchou 通常写作 Manchu，所以 Manchoulogy 可以写作 Manchuology。现代英文 Manchuology 也写作 Manchu Studies。

在汉文里，有清一代，称满语为“清语”，满文为“清文”。那时的“清语”、“清文”为“国语”、“国文”，其学问便是“国学”，根本没有“满学”这一说。辛亥鼎革，民国建元，民族偏见，影响深广，中央“蒙藏委员会”中，有蒙、藏，而无满族。民国时期更没有“满学”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25年间，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空气疏薄，也没有“满学”这一概念。自1978年改革开放，为人文学科中满学这个学科的建立创造了学术文化氛围。1991年北京满学研究所成立后，先从新闻媒体，继到学术论著，“满学”一词，为满学界接纳，被学术

界接受，也得到社会认同。

“满学”的界定，我于1992年在《满学研究》第一辑《满学研究刍言》中，做了如下表述：

在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中，满学算是一门比较新兴的学科。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它的定义，诸多方家，各申所见。简括而言，关于满学定义诸说，以其界说的范围来划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美国夏威夷大学陆西华（Roth Li）博士认为：用满文作满洲研究之学，叫做满学。上述满学定义，以其研究者是否用满文作为研究手段，来规约满学的界定。无疑，用满文研究满洲之学，应是满学。然而满学定义应揭示概念内涵及其外延的逻辑关系，指明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但上述满学界说未能揭示满学所内涵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指明满学所反映的本质属性。按照上述的满学定义，不仅会将绝大部分研究满洲历史文化和研究清代历史的学术成果，摒除在满学的学科之外，而且会将绝大多数研究满洲历史文化和研究清代历史的专家学者，排除在满学的学者专家之外。显然，用满文研究满洲之学而叫做满学，应是满学的狭义界定。

满学的广义界定，是从满学所反映对象的发展变化中，全面地探究其内在联系，从而具体地揭示其本质特征。由是说，我认为：满学（Manchuology）即满洲学之简称，是主要研究满洲历史、语言、文化、八旗、社会等及其同中华各族和域外各国文化双向影响的学科。在这里，研究满洲历史、语言、文化、八旗和社会等，是满学定义的内涵与核心；研究满洲同中华各族和域外各国文化双向影响，则是满学定义的外延与展伸。

在上文中，我还分析和论述了满学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其赖以建立的六项条件或六块基石：第一，满族历史悠久；第二，满族建立清朝；第三，满族文献宏富；第四，满族人口众多；第五，满文特殊价值；第六，满学国际交流。

上述的满学定义暨相关分析，管窥蠡见，肤浅粗略，仅供讨论，冀得共识。

三

从1989年倡议建立满学研究所，到1999年召开“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日月苒荏，整整10年。10年来，我先后在海内外学术刊物、论集上发表满学论文若干篇。从中选出18篇，结成《满学论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以此作为向满文创制四百周年、向“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献上一份学术礼物。

本集论文分为七组。第一组，《满学：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和《中国满学研究五十年述评（1949—1999年）》两文共三万七千余字，主要讨论满学的定义、条件、渊源、历程、价值及其影响。第二组，《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和《满洲贵族与萨满文化》两文共三万八千字，主要探讨萨满文化的几个问题。第三组，《辽西争局兵略点评》、《论宁远争局》和《论觉华岛之役》三文共六万余字，就后金一清与明朝在辽西22年间重大争战进行论述和考评。第四组，《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和《清宫建筑的满洲特色》三文共三万八千余字，主要探索满洲都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的民族特点，其中《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稿；《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是在日本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的演讲稿。第五组，《论天命汗》和《努尔哈赤传·前言》两文共一万八千余字，是笔者多年研究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点心得。第六组，《〈无圈点老

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始末》、《〈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译研述评》和《〈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长编》四文共十二万余字，是近年来对《无圈点老档》及其重钞本研究的粗获浅得。第七组，《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学术考察记》两文共二万三千余字，前者为1987年在乌兰巴托第七届国际蒙古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后者为我和赵志强、徐丹俊、江桥四人合作由我执笔，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察布查尔之行学术与友谊的纪念。最后，以《满学研究·卷首语》和笔者《满学、清史论著简目》两文作为附录。《满学论集》共收文20篇、计三十六万余字。

满学是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满学不仅是民族之学，而且是科学之学。科学没有民族的藩篱，科学也没有国家的经界。世界在研究满学，满学已走向世界。满学正在冲破民族的藩篱与国家的经界，而成为国际人文科学中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天星运璇，地河奔流；学术日新，创获时有。治学务勤务精，著述惟慎惟危。史秉真，哲臻善，文求美。走笔成文，著书立说，史之真、哲之善、文之美，兼而苞苴，庶列上品。拙集问世，腴颜自警；期再寸进，亦殷呈政。

目 录

自 序	(1)
满学：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	(1)
中国满学研究五十年述评（1949—1999 年）	(28)
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	(49)
满洲贵族与萨满文化	(65)
辽西争局兵略点评	(88)
论宁远争局	(110)
论觉华岛之役	(146)
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	(164)
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	(181)
清宫建筑的满洲特色	(189)
论天命汗	(211)
《努尔哈赤传·前言》	(230)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	(235)
《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始末	(262)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译研述评	(299)
《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长编	(330)

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 (383)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学术考察记..... (397)

附 录

《满学研究·卷首语》..... (412)

阎崇年满学、清史论著简目..... (418)

感谢辞..... (423)

Collected Papers in Manchuology

Contents

The Author's Preface	(1)
Manchuology: A Rising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1)
A Critical Review of Fifty Years of Manchu Studies in China (1949 – 1999)	(28)
The Origins of Manchu Spirit Worship and Spirit Poles	(49)
Manchu Nobility and Shaman Culture	(65)
The Conflict Over Liao Xi: A Critique of Strategies	(88)
The Contest for Ningyuan	(110)
The Battle of Juehua Island	(146)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s Palaces and Gardens	(164)
Arguments Against Feala as the Capital of The Later Jin	(181)
The Manchu Features of Qing Palace Architecture	(189)
On the Heavenly Khan	(211)
Preface to "A Biography of Nurhachi"	(230)

“The Old Manchu Documents Without Dots or Circles”	··· (235)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tle Assigned to the Qianlong Copy	····· (235)
• An Account of the Copying Project Undertaken by the Qianlong Court	····· (262)
• A Critical Review of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of the Qianlong Copy	····· (299)
• The Extensive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for the Qianlong Copying Project	····· (330)
 An Analysis that Early Manchu Culture Comprised Both Manchu and Mongol Elements	····· (383)
Field Notes From Research on the Xibo of Chabuchar Xinjiang	··· ····· (397)
 Foreword to “Manchuology”	····· (412)
Appendix: A Brief Bibliography of Yan Chongnian’s Writings in Manchuology and Qing History	····· (418)
 Acknowledgement	····· (423)

满学：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

满学是近年来国内外人文科学中正在兴起的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兹就满学的定义、条件、衍变、现状和前瞻，浅述管见，冀求探讨。

一

在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中，满学算是一门比较新兴的学科。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它的定义，诸多方家，各申所见。简括而言，关于满学定义诸说，以其界说的范围来划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陆西华（Roth Li）博士认为：用满文作满洲研究之学，叫做满学^①。这个满学定义，以其研究者是否用满文作为研究手段，来规约满学的界定。无疑，用满文研究满洲之学，应是满学。然而满学定义应揭示概念内涵及其外延的逻辑关系，指明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但上述满学界说未能揭明满学所内含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揭明满学所反映的本质属性。按照上述的满学定义，不仅会将绝大部分不用满文作手段，而研究满洲历史文化和研究清代历史的学术成果，摒除在满学的学科之外；而且会将绝大多数不用满文作手段，而研究满洲历史文化和研究清代历史的专家学者，排除在满学的学者专家之外。显然，用满文研究满洲之学而叫做满学，应是满学的狭

①（美）陆西华：《美国的满洲学》，美国夏威夷大学，1989年，夏威夷。

义界定。

同满学狭义界定相并行的是满学广义界定。满学的广义界定，是从满学所反映对象的发展变化中，全面地探究其内在联系，从而具体地揭示其本质特征。由是说，我认为：满学（Manchuology）即满洲学之简称，是主要研究满洲历史、语言、文化、八旗、社会等及其同中华各族和域外各国文化双向影响的学科。在这里，研究满洲历史、语言、文化、八旗和社会，是满学定义的内涵与核心；研究满洲同中华各族和域外各国文化双向影响，则是满学定义的外延与展伸。它的内涵与外延，可分作三个层次，加以具体的阐述。

第一，满学主要是研究满洲的历史、语言、文化、八旗和社会。满洲族群体是满学研究的基本文化载体。满学研究对象的核心与重点，是满洲自身的悠久历史、丰富语言、灿烂文化、八旗制度和有机社会及其变化演替、内外联系。这正如藏学研究藏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和社会，蒙古学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和社会一样。但满洲族曾建立过清朝，缘此便产生满学与清史的关系问题。应当说，满学与清史是两个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学科。清史，主要是研究有清一代的断代历史；满学，主要是研究满洲的历史、语言、文化、八旗和社会。在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满学与清史的区别甚多，以纵向而言，满学涵盖的时间比清史长，它上则探究满洲先世源流，下则研究满洲于辛亥鼎革之后、直至当代；以横向而言，满学涵盖的空间与清史略同，但二者研究的重点和角度不同。如在清代中国有诸多民族，它们都是清史研究的对象；满洲同中国诸多民族的关系，则是满学研究的对象，且其时间比清史更上推、更下延。由此可见，满学研究的内核，是满洲历史、语言、文化、八旗和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联系。这是满学区别于清史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

满学不仅研究满洲内在自身的历史、语言、文化、八旗和社会，而且研究满洲外在相关的联系——满洲同中华各族和域外各国的文化联系，即满学界说的外延。其相关联系，略分述如下。

第二，满学也研究满洲同中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国大陆现有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住区最广、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发达。除满族之外，还有 54 个少数民族。满族同汉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彼此间的文化影响至远、至广、至深。满族吸收大量汉族文化，又以自身文化影响着汉族文化。例证之多，繁不胜举。在关外地区，满族同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为邻，彼此间文化交往密切。满文的创制借用蒙古文字母，即是一例。在关内地区，满族同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和壮族等，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五体清文鉴》的纂修刊行，又是一例。总之，清军入关，定鼎燕京，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满族在中华各族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同中华各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有着质的飞跃。因此，满学应当研究满洲同中华各族文化的互动作用和双向影响。

第三，满学亦研究满洲同域外各国文化的双向交流。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满洲同朝鲜已编织成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民族与社会的关系网络，《李朝实录》、《建州纪程图记》和《建州闻见录》等官私文献，载记大量女真—满洲史料，是个明显的例证。满洲入主中原后，满洲文化同域外各国文化发生交往。东亚的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同满洲文化的交流至为密切。中亚和西亚的邻邦诸国，同满洲文化的交往亦然。至于西方诸国，先是一些耶稣会士，研习满文，出入宫廷，将西方文化传介给满洲，又将满洲文化传播给西方。顺治时德意志人汤若望 (Johanne Adam Schall Von Bell)，康熙时法兰西人张诚 (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 的《满洲语入门》和雷孝思